



少年文艺丛刊

石榴红了的时候

辽宁人民出版社

少年文艺丛刊

石榴红了的时候

(1) 刘 冰 (文题) 刘冰和于政断言

(12) 刘冰和于政 (文题) 刘冰和于政一

(13) 刘冰和于政 (文题) 刘冰和于政二

(14) 刘冰和于政 (文题) 刘冰和于政三

(15) 刘冰和于政 (文题) 刘冰和于政四

(16) 刘冰和于政 (文题) 刘冰和于政五

(17) 刘冰和于政 (文题) 刘冰和于政六

(18) 刘冰和于政 (文题) 刘冰和于政七

(19) 刘冰和于政 (文题) 刘冰和于政八

(20) 刘冰和于政 (文题) 刘冰和于政九

(21) 刘冰和于政 (文题) 刘冰和于政十

(22) 刘冰和于政 (文题) 刘冰和于政十一

(23) 刘冰和于政 (文题) 刘冰和于政十二

(24) 刘冰和于政 (文题) 刘冰和于政十三

(25) 刘冰和于政 (文题) 刘冰和于政十四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四年·沈阳



目 录

石榴红了的时候 (散文)	姜 铁 (4)
一张考卷的故事 (小说)	易长利 (15)
凌河的早晨 (小说)	严振国 (26)
小牧工 (小说)	张向午 (39)
批林批孔儿歌 (五首)	郜彬如 (1)
战斗前夕 (诗)	李克白 (24)
少年民兵 (诗)	齐红深 (35)
农村新歌 (诗三首)	齐红深 (49)
我和白杨一起成长 (诗)	初甫涛 (54)
赞合作医疗站 (诗)	党兴昶 (55)
小船开向西沙岛 (儿歌)	冬木、崇仁 (56)
手 (诗)	党兴昶 (64)
新课堂 (诗)	党兴昶 (65)
欢迎孙女下乡来 (韵白剧)	单明、任兆和 (57)

批林批孔儿歌



部 彬 如

师生同在一战壕

毛主席，发号召，
批林批孔掀高潮，
反修防修举红旗，
师生同在一战壕。

同学习，同劳动，
同走“五·七”金光道，
开门办学结硕果，
教育革命热气高。

批判林彪、孔老二，
师生上阵同开炮，
并肩战斗向前进，
学校一片新面貌！

大字报，象排炮

大字报，象排炮，
对准孔丘和林彪。
打得猛，打得好，
批林批孔掀高潮！

努力学习工农兵，
红小兵齐写大字报。
你一张，我一张，
好象射出连珠炮！

孔老二，贼林彪，
复辟阴谋破产了。
红小兵，斗志高，
继续革命逞英豪！

贴标语

王奶奶，老积极，
蹬梯爬高贴标语。

小明明，真伶俐，
噌噌噌噌先上去：

“奶奶您就负责递，
我贴的标语准满意！”

王奶奶，笑咪咪，
双手紧紧扶着梯。



大标语，贴整齐，
一张一张象火炬：

“批林批孔掀高潮！”

“革命到底反复辟！”

爷爷正写批判稿

学校开完批判会，
背起书包往家跑，
一个箭步要进门，
妹妹把我拦住了。

她紧紧闭住小嘴巴，
动作轻轻把手摇，
靠近耳朵跟我说：

“爷爷正写批判稿！”

爷爷一会读马、列，
一会又把腿上伤疤瞧，
现在晚饭还没吃，
定要写完批判稿！”

轻手轻脚走进门，
我想看看批判稿，
一行大字写得真：
对准林、孔猛开炮！

红小兵，学黄帅

红小兵，学黄帅，
毛主席教导记心怀。
敢为革命反潮流，
天大困难脚下踩。
无产阶级接班人，
风里浪里长起来！

红小兵，学黄帅，
誓做革命好后代。
师生团结齐战斗，
昂首阔步朝前迈。
批林批孔斗志旺，
教育革命红花开！

李雷 插图

石榴红了的时候

姜 铁

正是金色的秋天，我因为公出又来到红光大队。这样我又有机会看看七年来过的村庄有什么变化，见见那时结识的朋友——石榴，所以心里感到格外高兴。村口立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农业学大寨”的巨幅标语牌。道旁是一望无际的黄橙橙的稻谷。远处红旗点点，歌声阵阵。打谷场上脱谷机隆隆作响，报告着丰收的喜讯。

民兵连长张秋生同志热情地接待我，又送我到石榴家里。院子里很静，一个六、七岁的小姑娘迎了出来，秋生同志笑着问她：“小菊，你奶在家吗？老杨同志看她和你哥哥来了。”

“奶奶没在家。”那小姑娘脆生生的答道，她闪着一对乌黑、明亮的大眼睛，热情地上前拉着我的手说：“叔叔，到屋里坐吧！”

我们走进宽绰的屋子里，小姑娘忙去倒水，秋生同志陪我唠了一气，便和小菊一起去找石榴奶奶去了。

从明光光的玻璃窗向外望去，屋前的那棵石榴树深深地吸引了我，一下子把我的思绪引到了七年前。

那是在文化大革命蓬勃开展的时候，我们十几人的解放军小分队因为执行任务向北进发。一天傍晚，我们来到红光大队，一个梳着小分头的活泼少年把我们迎进村里。民兵连长秋生同志向我们介绍完这里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告诉我说：“晚上住宿在石榴家里。”

“好稀奇的名字啊！”我刚想问谁叫石榴，秋生同志拽一把刚才领头接我们的那个孩子说：“石榴，先把叔叔们领到家里休息，你奶奶已安置好了，我一会儿就去。”那石榴嘎崩溜脆地喊了声“是！”便招呼小伙伴们来扛我们的行李。

石榴这孩子，十二、三岁年纪，长得象石碌碡一样墩实，黑里透红的圆脸上闪动着一对黑得发亮的大眼睛。他赤着双脚，白布衬衫的袖子捋到胳膊肘上。随着他一声令下，一群孩子蜂涌而上，要替我们扛行李，挎背包，我们当然不给他们，他们没有拿到东西，便只好拉着我们的手，又是说又是笑地把我们送到石榴家里。

这是一个干净利落的庄稼院儿，四间平房收拾得

规规矩矩。屋门的旁边有一棵石榴树，那茂密的枝叶间挂满红橙橙的石榴果，很是招人喜爱。一位身材刚健的大娘站在屋门前微笑着热情地招呼我们：“同志们快到屋里休息吧！”

石榴领我们进了院子，小声告诉我：“奶奶的眼睛看不见东西，要不也来接你们了。”

我不由得一楞，快步走到大娘跟前热情地问候她。老人紧紧握着我与另一个战士的手，激动而深情地说：“听说你们来了，我打心眼里高兴。今天我又想起了当年八路军住在俺们家的情景！”她那饱经风霜的微黑透红的脸膛上充满着喜悦的神情。

我拉着大娘的手扶她进屋，又和她亲切地攀谈了一阵。

吃过晚饭，我们去大队开会。回来的时候，星星已经缀满天。我刚走到院心，看见石榴双腿跪在厨房的锅灶前，猫着腰直往灶洞里插柴草。可能是柴草湿的缘故，黑墨古冬的烟直往外冒，我轻轻走进房门，见石榴正吭哧吭哧地吹火。我弯下腰亲切地问他：“这么晚了，你还忙活什么？来，我吹一口试试！”

石榴笑着站起来，我一口粗气却把柴草吹着了。石榴那憋得通红的脸蛋上抹着一块块锅灰，他一边用



手背揩着，一边说：“叔叔，水已经烧热了。奶奶说你们走了一天，把脚烫一烫，睡觉解乏。”

这时，我才明白

锅里是为我们烧的洗脚水。

一整天的长途行军，大家也够累了，躺下没多久便都入睡了。我因为要写一份材料，还在灯下忙碌着。

四周一片宁静，这时我隐约地闻到一股烧什么东西的气味，心里有些纳闷，便披好衣服，轻轻地走出了屋门。

月亮将水一样的光倾泻在院子里，石榴树挺拔的影象更加清新。我发现窗台上耷拉着几根燃烧着的蒿

绳，火星一闪一闪的，缕缕烟雾在窗前缭绕。再向前一步，见石榴坐在窗台下的暗处，他斜着身子，歪着脑袋，右手托着下巴颏，望着满天的星斗在出神。

我悄悄坐到他身边：“石榴，不睡觉还在想什么？”

他脸上流露着兴奋的神情：“这里秋天蚊子多，我给熏一熏，省得叔叔们睡不安宁。”

我亲热地搂着他的小肩膀说：“你和奶奶对我们照顾得这样周到，我们真不知怎样感谢你们！”

他连忙说：“叔叔们参加‘三支两军’，爬山过水够辛苦的了。咱做这些事都是应该的。”

我一时不知还该说些什么，看到身边的石榴树，顺口问：“石榴，谁给你起了这么个名字呀？”

“奶奶和爸爸。”

“怎么叫这么个名字呀？”没想到，这句话却象针一样扎痛了石榴，他的小脸紧绷着，那神情有些激动，他放低声音说：“本来我叔叔的名叫石榴。解放前有一年赶上连荒，狗地主逼租逼债，把我扛了一辈子大活的爷爷硬是给逼死了。十三岁的叔叔实在气愤不过，操起一把菜刀去找狗地主算帐。狗地主说叔叔，是‘犯上作乱’，指使狗腿子把叔叔抓起来就是一顿毒打。正赶上三伏天，叔叔全身浮肿，没过半个月就死去了。就在这第二年，狗地主又逼瞎了奶奶的眼

睛……”说到这里，石榴的小拳头握得紧紧的，眼里闪着愤怒的光芒。

听着这血泪的控诉，我气愤地说：“旧社会哪有咱穷人的活路呀！”

石榴接着说：“解放后，我们家过上了幸福生活。奶奶和爸爸为了使我不忘阶级苦，永远跟着毛主席、共产党干革命，便把叔叔的名字又传给了我。”

“噢——，是这样。这是个很有意义的名字啊！”我握着石榴热乎乎的小手，说了一番鼓励他争当革命接班人的话，就劝他回屋休息。

石榴闪闪大眼睛，说：“叔叔，你走了一天路，先去休息吧，我再熏熏蚊子。”

经我再三劝说，他才和我一同回了屋。石榴躺在我的身边，一会儿就呼呼地睡着了。

第二天上午，民兵连长秋生同志向我介绍民兵工作的末了，又向我讲述了石榴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带领红小兵帮助民兵智擒崔小鬼的故事：

那是一个晚上，队里正在开社员大会，批判刘少奇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石榴带上几个小伙伴配合民兵去搞夜间巡逻。八点钟光景，天墨黑墨黑的，伸手不见五指。石榴等四个大一点的孩子走到村北头富农分子崔小鬼的院外，听见门“吱扭”一声，四个孩子马上机警地躲了起来。停了片刻，崔小鬼的

老婆“白眼蛇”从门缝里探出个脑袋，东瞅瞅，西望望，干咳了一声，连忙把脑袋缩了回去。再没有听到关门的声音，但是屋子里的灯却熄了。一会儿，崔小鬼鬼鬼祟祟地出来了，胳膊窝里还挟着什么东西，他一瘸一拐地刚出院子，屋门又“吱扭”一声关上了。

孩子们觉得情况可疑，石榴小声命令二锁向民兵汇报，自己带着小柱、成军跟踪崔小鬼。

崔小鬼在旧社会是个罪恶很大的富农分子。解放后，贫下中农专了他的政，他表面上装得规规矩矩，暗地里一直不老实。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这个坏家伙怕得要死，暗地里鬼鬼祟祟，不知搞些什么鬼名堂。所以石榴他们巡逻时，总是格外注意他的活动。

这崔小鬼出了村子，就直奔东边杨树林的乱坟岗里去。这里离村二里多地，白天也很少有人来，崔小鬼晚上到这里来要做什么呢？

石榴脑子一转，猛然想起来：崔小鬼的狗老子就埋在这里。石榴他们跟踪到树林隐蔽好以后，崔小鬼已摸到了他老子的坟前，见他先是用锹挖土，后又往地里埋什么，石榴觉得时机已到，说了声：“上！”石榴、成军、小柱三个人箭一样冲到崔小鬼跟前，三杆红缨枪对准崔小鬼的鼻尖，大吼一声：“不许动！”这突出其来的一声就象一个炸雷，吓得崔小鬼魂不附体，顿时象一堆稀泥瘫在地上。

石榴上前夺过铁锹，大声质问道：“崔小鬼，到这里来做什么？”

崔小鬼脸色铁青，战战兢兢地说：“来——上——上坟呀！”

“深更半夜上什么坟，再说带锹做什么？”成军厉声质问。

崔小鬼连忙狡辩：“白天——不敢来，带锹添点土呗。”

“你是胡说八道！”石榴愤恨极了，说着就用锹挖崔小鬼埋东西的地方。

崔小鬼怕露出真相，象条疯狗似地扑上来夺锹，一边抢夺一边咬牙切齿地说：“你们管得太宽了！”



石榴、成军、小柱三人见崔小鬼动手逞凶，上前伸腿的伸腿，抱腰的抱腰，扭臂的扭臂，三下五除二，把崔小鬼按倒在地。石榴麻俐地解下腰带将崔小鬼捆绑起来，一只脚踏在崔小鬼脊背上愤愤地说：“对你这样的人，我们就是要严加管制！”

秋生同志接着讲：“崔小鬼埋在他祖坟头的是一本变天帐。他看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耽心那变天帐藏在家里不保靠，就偷偷转埋到他祖坟头上来。他哪曾想到被我们的小哨兵们当场逮住啊！”

秋生同志正要往下讲，一个男孩跑进屋说：“秋生叔，石榴哥已经把小护秋队员集合好了，他叫我来请你去给咱讲讲护秋任务。”说着，拉起秋生的胳膊就要走。我一看这情形，就说：“秋生同志，那就等有机会再唠吧。”秋生说了声：“那好。这帮孩子……”就被那男孩拉走了。这时，我的心头被石榴这帮孩子们占据了：这是多么有朝气，多么有希望的新一代啊！

几天以后，我给房东挑完了水，正坐在屋里看书，却听见街上有人和石榴在争吵着。

“石榴呀，你这么小小年纪就一点儿不开面儿，可惜咱还是房挨房、院靠院的邻居呢！”这是一个中年妇女的尖嗓门。

“不行就是不行，队里的东西谁也不许乱动！”这是石榴的声音。

“就是队长看苞米，我挺大个人张回嘴，他还能舍出两棒吧；你这个小石榴就这么认真！”

“大婶，这是队里的制度，咱都不能违犯！”

那妇女嘟嘟囔囔地走了，这时我见石榴满脸滚着大汗珠子，从大门外跑进来，闯进屋里抄起水瓢，满登登地舀了一大下子，仰起脖子咕冬咕冬地灌了个饱，然后扔下水瓢，扭头就往外走。

我叫住石榴问刚才是怎么回事，石榴那两只大眼睛一转悠，告诉我说：“东院上中农张大婶家小二娃想吃烧苞米，他家园子里的苞米都老了，没有嫩的。张大婶刚才到生产队的苞米地里，跟我们说要掰两棒。我想咱红孩子队给队里护秋，更得自觉遵守制度，便把大婶顶了回来。”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石榴这孩子，不怪人们都夸他：说话象铁锤敲砧一样准，办事象板上钉钉一样实，真是贫下中农的好后生啊！

我正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石榴奶奶拉着她小孙女的手进了院子。还是那个熟悉的身影。高个、硬朗，刻满皱纹的脸膛上喜气洋洋。

我连忙起身迎了出去，大娘小跑着亲热地招呼说：“唉呀呀，杨班长，你们这次来，可叫你坐等了。如今学大寨，又赶上秋收大忙，也没个闲人在家呢。”

我上前向老人家问好，但我又怀疑起自己的眼睛来，因为我分明记得，她是个双目失明的老人，可现

在她站在我眼前，怎么双目炯炯有神呢？我不禁问道：“大娘，你的眼睛——”

老人稍一愣，接着爽朗地笑着说：“噢，可不是么，世界上的事都在发展变化呀。”她拉着我的手一边往屋里走，一边说：“你们那年来时我的眼睛还瞎着，文化大革命至今，咱这里通上了汽车，毛主席又派来了医疗队，我坐在家里就把眼睛治好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咱贫下中农的生命线、幸福线啊！”我激动得啥也说不出，连忙问大娘：“石榴不在家吗？”

“哎呀，看我唠这唠那，还忘告诉你了。石榴中学毕业就留乡参加生产，去年春上入了党。秋天大家又选他当了生产队队长、大队支部副书记。这不，昨天又到县里开批林批孔会去了。说过两天就回来。这孩子，平常没少叨念你们哪！”

我高兴地说：“石榴是个好革命接班人哪！”

“还不多亏你们上次来帮助他，又多次来信鼓励他。年轻人总得听毛主席的话，在革命斗争的风雨中闯打着成长啊！”

大娘又跟我唠了好久，说该准备午饭了，才收住话题，出屋抱柴去了。

我望着窗外枝叶茂盛、生机勃勃的石榴树，想着文化大革命这几年村里的变化，想着石榴的成长，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欢畅……

姚祥发 插图